

首獎

祕密行動代號：斬殺歌利亞

郭宸瑋

「若紅眼的巨人名為歌利亞，我發誓總有一天要成為你命運中的大衛。」

靈感源自賽門·史蒂芬斯 (Simon Stephens) 的《Pornography》

場次順序可以任意調整，可以使用任意數量的演員搬演，唯不少於三人¹。

劇本大綱

一天凌晨，一臺大車劃破寧靜的臺北街頭衝向它鎖定的目標物，發出巨大的撞擊聲。然後，一位3C銷售員迷失在城市的車陣中，他回憶起遇見一個很奇怪的客人；目擊撞擊發生的衛兵，不斷想起耿耿於懷的創傷；飯店的服務員在整理房間時，發現政府要員的貪汙文件；一位受到性騷擾的女性員工在被迫離開公司的那天，看見被撞毀的大車；大學考試的最後幾天，大考中心被一位補習班職員監聽，深夜，他看見大車從他眼前一臺又一臺的經過。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序場

十二月二十三日，北往南，一堆黑頭車，被一堆國道警車護送，當時如果我若是想通了，或許我會一時失神……方向盤也許會不受控制，車子總重約三十三噸。如果有天我真的想通了……我真的很希望我不是像之前一樣在臺北市開大客車，但老天保佑……千萬千萬千萬……不要開的是油罐車。也許我是個怕死的人，一輩子都會覺得生命比較重要。人生都是場賭注。如果真的有一天我忽然間覺得理想更為重要時，我將不再被動等待……

第九場

什麼時候？為什麼？我不記得從什麼時候開始它就在這？是政府的新建築？還是哪個財團又蓋了這麼高的一座建築？哇靠！真大！我停在重慶南路一段的紅綠燈口，秒數 Always 這麼雞巴的久。

我想起去年夏天在這條路上，有一晚坐滿了人，

那天下班，按照慣例穿過忠孝復興站、仁愛路三段、二段、一段、圓環、一如既往地往三重的方向回去。

禁止通行。

什麼？

禁止通行。

為什麼？

凱達格蘭大道全部坐滿了穿白色衣服的人，密密麻麻的，大家一起唱著歌，我遠遠地看到總統府上面投影出兩個大字！

「真相」

神經病，吃飽沒事幹嗎？堵在這個地方是要人怎麼過去？那天，我繞道，我繞往公園路，轉往貴陽街一段，走了一條我不曾走的路。一路上我戰戰兢兢，離開平常習慣走的路線以後，在臺北，我就跟路痴一樣。我不喜歡打破我日常的規律。

1 三人是一組「數」進入排列與組合，也是戲劇從兩人的二元對立關係跳脫，並走向複雜化的開始。

我猛然抬頭。它，那棟建築，右手邊那座像是城堡的巨大建築，它好大、好壯觀！每天我都要經過這條路去東區上班。可是我怎麼都沒印象，這個紅綠燈口，什麼時候蓋了一座城堡？哇操！我忍不住又看著它，讚嘆它一次。我大概這輩子也沒看過這麼漂亮的建築，除了市政府附近的那座巨大的通天巴別塔。就像我每天醒來晨勃的肉棒一樣，又長又粗。

紅綠燈口，我停下，九十九秒……

九十八、九十七、九十六、九十五……

我的手機突然響起，是炮友傳來的邀約訊息：

「今晚，老地方見。很濕，急救火！」

呵呵……才幾點就想要？

然後，我看著訊息，突然想不起來，我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需要這種關係？一個一個又一個，就算有一個交往多年的伴侶，可是我還是一直跟不同的人打炮。我已經記不起來這是第幾個？我需要刺激、我需要被需要的感覺、我需要生活中的某些人，在

某些時候是被我掌握的。啊……：只有在這短短的一個小時裡，我才能夠做一次真正的自己。而這種體驗，是像個死魚性冷感的他無法給我的體驗！可是，我愛他，卻又克制不了自己約炮，為什麼？

十、九、八、七……

紅綠燈上方的秒數倒數著，我也同時數著即將領薪的日期。

六、五、四……

二十五K的薪水，月休四天。我承認我大學的時候，只是想混張文憑畢業，什麼也不想做。可是二十五K還要扣勞健保、餐費，還有雜七雜八的項目，能拿到的薪水就是他媽新聞報的二十二K。我拿五十多萬的學費換的這張畢業證書，就只值二十二K？還是貸款的欸！

三、二……

慶幸的是，業績達標，我還是能拿到兩千塊的獎金。我就是他媽名副其實的社畜？

煩死了，每個月都有業績目標，沒達標的時候，

老闆的臉每次都臭得跟什麼一樣……

一……

號誌轉換，我被那座建築吸引目光。後面的那臺砂石車不耐煩地按了兩下喇叭！

叭……叭……

我被嚇了一跳！按就按，幹嘛拉這麼長？就只慢了一下，有必要這麼急嗎？不懂臺北人到底都在急什麼？為什麼連一秒鐘不能等？

我不爽地催油門！

冷風瞬間從我的袖口竄入全身，身旁的機車呼嘯地飛過，我壓緊袖口，不想讓風灌進我的身體！好冷……臺北的天氣根本一點都不適合我！可是，除了繼續賴在臺北，我找不到任何的理由離開這裡……我討厭我的家、我討厭窮酸的建築、我討厭一切守舊的觀念。我喜歡新、我喜歡城市、我喜歡一切發展進步的城市。很多人都問我為什麼？我不知道，這座城市總是吸引著我留下來，我好像能聽見它在我的耳邊說話，告訴我……留下來……你還

能去哪？真的！我沒有幻聽，這座城市會說話，它是醒著的！它可能從來都沒有睡著過……

有時候我真的覺得臺北很奇妙！這裡的交通跟其他縣市的交通很不一樣。高架、平面、疏洪道、河堤道，除了禁止左轉、禁止右轉、兩段式待轉之外，還有一大堆我看不懂的標線、車道、紅綠燈，你一不小心就會迷失在這座城市裡……迷失在這座不曾睡著的城市……

誰？誰？是誰？有人正在看著我！我感覺得到！我往右手邊一看！Fuck！那座巨大的建築居然還在！*What?*？我看一下我的手錶，冷風又趁機竄進我的全身……好冷……五點○四分？媽的，手錶是不是又壞了？真是奇怪，這種體感的時間，我應該已經停好車、打完卡，準備上班才對。為什麼？不是今天太冷，我時速過慢？啊嘶……

紅燈。

九十九、九十八、九十七……

到底為什麼一個小小的路口也要停一百秒？我拿出放在口袋裡的手機。十點〇九分……十點〇九分？我有沒有看錯？我從我三重的家騎車到SOGO，大約二十分鐘就可以到了，為什麼我現在還在這裡，我九點半出的門，出門前還看一次時間，不可能啊……

最近真的是發生太多奇怪的事。那天我像往常一樣開店，打開展示櫃的燈、電腦、POS系統、輸入員工帳號、登入。然後，我拿起擦拭布，把所有的展示櫃玻璃擦到最亮，亮到能反射一切站在它們面前的臉，每個人都能從展示櫃的反光看到最真實的自己。那個人，那個看起來有點憔悴蒼老的男人，失魂地走進來。我對他印象實在太深刻，他身材結實，憔悴又蒼老的面孔，上身穿著白T，下身穿著完全不搭的黑色迷彩短褲，腳踏藍白拖。他好奇怪，他跟我接待過的客人完全不一樣，我該怎麼形容他的怪？

嗨，你好！今天想要看哪一款產品？

他環顧四周，好像在找什麼？

你想換手機嗎？還是要買平板？我們這裡各種類型的都有賣！

他還是不講話，逕自走到櫃檯前，我的面前，他認真的看著我……

最貴的……

什麼？

這裡最貴的產品是什麼？

如果你是想換手機我推薦 iPhone 5s，Touch ID 是最新技術，它可以不用輸入密碼，只要指紋就可以登入，現在有十六G跟三十二G，價格都不一樣，看你想要什麼顏色……

多少錢？

哪一支？

最貴的！

什麼？

最貴的是多少錢？

他很奇怪。一般的客人進來都只問我「金色的

還有沒有？」或「三十二G還有庫存嗎？」要不然就是問一大堆的功能，最後問到價格的時候，就要考慮一下！也會問我「有沒有舊換新？」畢竟Apple就是潮流，誰也比不上它。每個人都知道它的價值，也知道來到這裡的目的……唯獨他，他讓我感覺不到他對這些東西的需要，他像是在揮霍，毫無顧慮的揮霍。最後他買了iPad跟iPhone 5s，還有一些周邊商品回去。

刷卡。

在等待信用卡公司授權的幾秒鐘，我從我擦得ㄅ亮的玻璃展示櫃上看見他的真實面容。那一瞬間，我好像看見他對世界的失望與憤怒，他的眼神，目光如火，隱藏在他憨厚、老實卻又憔悴、蒼老的面孔之下……

那一瞬間……就在那一瞬間……五點〇四分……

十、九、八、七……

紅綠燈上方的秒數倒數著，雖然奇怪，但還好

昨天有做他這一單。

六、五、四……

業績，為了業績，同事們為了獎金，都在想怎樣可以達到業績。就像老鼠箱子裡面的飼料，正確地打開開關，就能得到應有的報酬。我們是被制的狗，伸出舌頭，搖著鈴鐺，口水一直流，嘿嘿嘿……

三、二……

業績達標，拿到兩千塊的獎金。我就是他媽名副其實的社畜！老闆又是那個貪婪的嘴臉……

一……

號誌轉換，我再次被那座建築吸引目光。後面又有臺砂石車不耐煩地按了兩下喇叭！

叭……叭……

我又被嚇了一大跳！靠北，為什麼又來？

我再次催動油門。

冷風又瞬間從我的袖口竄入全身，身旁的機車呼嘯地飛過，我再次壓緊袖口！

啊！好煩喔……

誰？誰？到底是誰？為什麼我一直感覺得到有人在看我？騎了好一段路之後，我又再次向右邊看去。Fuck - Fuck - Fuck - 那座巨大的建築、巨大到讓人以為是城堡的建築還在！為什麼？為什麼？我突然感覺有一道視線從後方直瞪著我！是那臺砂石車。他的車頭緊貼著我機車的屁股，大約只保持兩公尺的距離，他一直在跟著我？為什麼？太奇怪了，今天真的是太奇怪了！

手機。十點三十分的打卡鬧鈴聲響。右手邊。那座巨大到讓人以為是城堡的建築依舊在我的右手邊。然後，我迷失在這座不曾睡著的城市。而我的手錶，依然停在五點〇四分……

誰能來救我？

（一陣巨大的撞擊聲。）

第八場

我在開著大車的時候，想的事情只有一件！是

生命的存在重要？還是自我實現重要？起床時、上班時、吃飯時，甚至下班回家時也都在想這個問題，想到睡不著就喝酒，然後繼續想……

一月二號的下午，我開著公司的車，開到重慶南路一段的紅綠燈口，我一直在觀察附近的狀況。正面有三層防護，鏈條、阻車柱、白鐵欄杆。大門設有安全門、無障礙設施，臺階到裡面鋪有地毯，甚至地毯上是否有汙漬，我都看得很清楚。廳內有四個衛兵執行勤務，外面有一堆警察，手拿武器警戒，四處張望。密密麻麻的黑衣人布滿整個周圍，沒有任何一點空隙。

暫停、儲存、放大、特寫、快門、喀吱……然後再快速放下，我不敢太招搖，免得被他們發現我也正在看著他們。

三、二、一……

綠燈亮，前面有一臺機車動也不動的看著右邊。我按了兩聲喇叭，那個機車騎士不爽地回頭瞪了我一眼。左轉貴陽路一段，再左轉博愛路，然後

是寶慶路，最後回到重慶南路一段。不斷地繞回原地！周邊全部站滿警察。無論如何，我想我都選擇正面！

當我下了這個決定之後，我就已經覺悟，必須要讓這個世界知道我對它的絕望與無奈。要是有成任何人的傷亡，我願意接受死刑，如果沒有，也請判我無期徒刑，因為我無法接受這個世界對待微小的個人是怎樣的不友善。

十天後，一月十二日的下午我再次觀察現場，拍下四張大門的照片以後，存在筆電裡……我不能繞太多次，這樣太可疑。我的心一直蹦蹦跳。當我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他們應該要知道，我對這個世界有多絕望。我的心，一直不能平靜……一直不能平靜……是生命的存在重要？還是自我實現重要？我還是做不了決定……

如果我沒死，還是一樣沒改的話，沒關係，不管那時候是哪年哪月，我又多少歲，我都會繼續對抗！也許我會變成惡魔，真正的惡魔，惡魔會不擇

手段，會直直地往帶來痛苦的根源處向前衝擊！四周的高牆，阻止得了決心跟你奮戰到底的心嗎？我不是只為我自己，我的身後是成千上百萬個跟我一樣的微小意志，就等……就等……就等那一天來到吧！

十、九、八、七、六……

同臺機車再次停在我前面，他到底在幹嘛？他想去哪？

我繼續在我的部落格寫下，我對這個世界的失望日記。你們最後會循著一條一條的線索，找到我為什麼這麼做的原因……司法已經失去公平、世界已經失去平衡，就讓這次事件帶動改變吧！哪怕是雞蛋砸石頭，我也要奮力的衝一次。

五、四、三、二、一……

撒母耳記第十七章：

非利士人招聚他們的軍旅，要來爭戰。從非利士營中出來一個討戰的人，名叫歌利亞，身高六米，高大魁武，全身盔甲，叫戰以色列，無人敢迎戰。

(一陣巨大的撞擊聲。)

第七場

(節拍器。)

踩、靠、轉、向。踩、靠、轉、向。

槍托好，下巴收，儀態保持。

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

二、一、二……

敬禮！

禮畢！

(踩槍。靜場，節拍器持續。)

你聽見了嗎？那是什麼聲音？

守紀就是重榮譽，上哨就是上戰場，絕對不輕

忽執行的任務。

就算身體受傷，但是我捍衛的意念，堅定不移。

我一直聽見一個聲音……那到底是什麼？

卡彈！換小槍！Bang！安全！

我看見它往我的方向過來……越來越近……越來越近……

只要我上哨，我就不會讓任何人跨越我身後一步，誓死捍衛安全。

從什麼時候開始，我的人生只剩下勤務？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為什麼？

多孔射擊！

右邊！

左邊！

瞄準！

轉槍面！

轉身！

側躺！

斜躺！

射擊！

我看著它……可是我的身體一直動不了……腳好重……我的腳怎樣都抬不起來……我害怕！

我不害怕，我只想趕快回到工作崗位，與大家

並肩作戰。

卡彈！掩護我！

好！我掩護你！

換小槍！

開保險！Bang -- Bang --

安全！

我的腦中閃過好多畫面！為什麼要這樣對我也不能動！我聽到一個異常的聲音，但我不能動，一動也不能動！這個時候，只有這個時候，我不屬於我自己……那個聲音就像是油門加速的聲音，我以為是跑車的聲音……

卡彈！

然後勒？

掩護我！

搞什麼啊？不說誰知道？

教官對不起……

不要命了是不是？

報告，不是！

下一動！

換小槍！

開保險！Bang -- Bang --

安全！

我反覆操練戰技，只為在最關鍵的那一刻發揮作用。但我有更長的時間，就是一直等待……一直在等待……等待什麼？我到底在等什麼？

我很好，請大家不用擔心，因為我們是一體的。我想證明我是一個有用的人！我想證明我已經長大！我可以給你幸福，你等我……真的嗎？懇親會的時候你會來看我嗎……說好了喔！

用槍，氣、刀、體一致！

原地突刺，刺！

殺……

前進突刺，刺！

殺……

迴旋突刺，刺！

殺……

左側突刺，刺！

殺……

右側突刺，刺！

殺……

沒關係啦，出社會就是這樣嘛，本來就有很多事情。等我新訓放假再見面就好了啊，反正營區也很無聊，而且這麼遠，你坐車來也不方便，來沒多久就要走了……

什麼？可是很晚了欸。不能推掉嗎……

沒有啦，我沒有不相信妳！

原地防右刺，刺！

殺……

原地防左刺，刺！

殺……

原地防下刺，刺！

殺……

刺哪裡？在刺哪裡？你已經死了！

我決定簽下去！班長說這裡的薪水待遇比出社

會好！你看大學剛畢業出去也才只有二十二K，當兵是三萬起跳欸！而且吃跟住都是國家包，還有年終，五年後退伍還能領到一筆好幾十萬的退伍金……

我才跟他們不一樣，我是真的想要賺錢、存錢，我不會一直當兵，我會慢慢爬，爬到升士官，也許再做十年，我會變成士官長，走在營區裡，每個人都會尊敬我，連剛來的小排長也會尊敬我……

托擊法！

上擊！

嘿！

衝擊！

嘿！

衝擊！

嘿！

砍劈！

殺……

為什麼？

妳好不容易有這個機會可以升，幹嘛不要？

不是……我沒有在管妳，我只是覺得妳沒有想清楚，這是一個機會……

什麼意思？那妳要做什麼？總不可能讓家裡養吧……

我不答應，妳為什麼要去這個？妳好好的當個老師不就好了嗎……

就算累一點也沒關係吧！踏踏實實的賺錢沒有不好啊！妳為什麼就要去做這個……不然妳說，是可以賺多少錢？這麼多個主播，妳能賣什麼？

可不可以拜託妳清醒一點！

清醒一點啊你各位！

你們是門面，代表的不是你個人！是你背後的一切！

就算太陽再大，汗像水在流，你各位都要給我挺下去！

清醒一點，聽見沒有？

再十分鐘！

九分鐘……

八分鐘……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卡彈！掩護我！

好！我掩護你！

換小槍！

開保險！Bang！Bang！

安全！

你聽見了嗎？那到底是什麼聲音？轟轟作響，好大聲！我還是不敢動，一動也不敢動。

全身僵直地站在大門，頭都不能擺一下。我只能按照日夜操練的內容，繼續站著。

我不能動，我站著，不論怎樣都不能動……

因為在這裡，我不屬於我自己，我是這裡的一部分，我的背後，背著更沉重的東西！

那不是槍，是無論多大的撞擊都撞不倒的東西……你看到了嗎？

遠遠地看起來像是一雙瞪大的眼睛看著，越來越近，越來越近……

那個聲音就像是油門加速的聲音，我以為是跑車的聲音……

不對，那就是跑車！

卡彈！掩護我！

好！我掩護你！

換小槍！

開保險！Bang！Bang！

安全！

這種歷經生死關頭的病患，腦中的海馬迴跟杏仁核會受創，所以會不斷回憶產生焦慮恐懼。

我哪裡做不好妳跟我說啊……妳不要這樣……

卡彈！掩護我！

好！我掩護你！

換小槍！

開保險！Bang！Bang！

安全！

將槍斜舉左胸膛，

檢查藥室內有無子彈。

無子彈！擊發！

再擊發！

九月我就要退伍了，我都把錢存下來了，這些都是我們的結婚基金！我會這麼省都是為了我們的未來！我們都在一起這麼久了……大學到現在，四年多要五年……我知道我有不對的地方，我沒有在乎妳的感受，我知道我沒辦法好好陪妳，但妳說會等我、妳會等我，不是嗎？有什麼話，我們好好說，妳不是答應過我，會好好一起溝通嗎？上次老師教的，握著彼此的手，認真看著對方的眼睛，然後……

卡彈！掩護我！

好！我掩護你！

換小槍！

開保險！Bang！Bang！

安全！

將槍斜舉左胸膛，

檢查藥室內有無子彈。

無子彈！擊發！

再擊發！

天氣狀況很好，沒有下雨，我想他應該能清楚看見我站立在正大門內門，因為正大門內門位置有開啟照明設備，而路上天色昏暗，有反差效果。

妳人呢？再給我一次機會好嗎？情人節快樂……等一下，那個人是誰？妳為什麼從他的車上下來？你們去哪……我知道不關我的事，可是……難道我們連做朋友都不行嗎……所以妳是看上這個才跟我分手嗎？所以妳曾經跟我說，喜歡我騎機車也沒關係都是騙人的嗎？所以妳曾經說，會等我也騙人的嗎？所以妳分手時說，現在不想交男友也是騙人的嗎？所以……

卡彈！掩護我！

掩護我！

掩護我！

請求弟兄掩護我！

教官？

教官！

換小槍！

開保險！

卡彈！

凌晨五點○四分是我正在上哨的時間，我看見它從右邊往左邊的方向過來，沒有減速的感覺。我一時間愣在原地動都動不了，我在想如果它真的撞過來我要如何處理？它先撞到地虎夾跟鐵欄杆，可是還是沒有減速，我站在大門前發覺不對，立即按關閉鈕……

掩護我！

掩護我！

請求弟兄掩護我！

那一瞬間，我想起好多事……那些再也無法挽回的事。我的腳動不了，好像整個陷在大門的水泥地板裡拔不起來。我看著它朝我的方向過來，那一雙眼睛，我永遠都忘不了……那是絕望的眼神，頭也不回的絕望的眼神。你看過一個人對你失望的眼神嗎？就是那個眼神……他跟她有同樣的眼神，我以為我這輩子只會看過這一次……沒想到下一次來得這麼快……

掩護我！

掩護我！

請求弟兄掩護我！

我跑了大約四、五公尺後回頭看，它卡在大門口，突然爆炸，我站在大門裡面，裡面的燈是明亮的，從外面會很清楚看到我站在裡面執勤，那時天氣狀況很好，沒有下雨，他應該很清楚知道我在裡面站哨，一天二十四小時，每個時間裡都有人站哨，他不可能不知道……

她知道……她知道……她只是不想直接說出

她真正的想法，因為她要是這樣說就太傷人了。要不然就是她在逃避而已，她逃避過去的自己，她不肯面對現在的自己，所以她騙她自己，連自己都騙！只是她不知道的事，有些事情看到比聽到，更傷人……

卡彈！掩護我！

掩護我！

掩護我！

請求弟兄掩護我！

卡彈！掩護我！

掩護我！

掩護我！

請求弟兄掩護我！

有沒有弟兄可以掩護我！

卡彈！

卡彈！

卡彈！

專家還警告說，壓力症候群如果處理不好，憂

鬱跟恐懼就會如影隨形。

將槍斜舉左胸膛，

檢查藥室內有無子彈。

無子彈！擊發！

再擊發！

站住！不要動！

電網槍，射擊！

上前……

擊針！

你聽到了嗎？那到底是什麼聲音？

轟轟作響，好大聲！

我反覆操練戰技，只為在最關鍵的一刻發揮作用。

上擊！

嘿！

衝擊！

嘿！

衝擊！

嘿！

砍劈！

殺……

不然妳說，是可以賺多少錢？

我聽到一個異常的聲音，但我不能動，一動也

不能動！

我都把錢存下來了，這些都是我們的結婚基金！

我看見它往我的方向過來……越來越近……越

來越近……

原地突刺，刺！

殺……

前進突刺，刺！

殺……

刺！

殺……

刺！

殺……

刺！

殺……

將槍斜舉左胸膛，

檢查藥室內有無子彈。

卡彈！掩護我！

無子彈！擊發！

站住！不要動！

掩護我！

再擊發！

電網槍，射擊！

掩護我！

請求弟兄掩護我！

迴旋！

迴旋！

有沒有弟兄可以掩護我！

退後十三步……

卡彈！

卡彈！

卡彈！

請求弟兄掩護我！

快跑！

我立即按下關閉大門的按鈕……

往右側車道閃避！

碰！

昨天我們有一位同仁，用他的身體，跟他的鮮血，捍衛天下第一營的招牌！

（一陣巨大的撞擊聲。）

第六場

（房間裡播放一首典雅的音樂。）

開門。空氣中瀰漫著一股精液味，味道有點濃，

可能是昨晚有做過一次，早上起來又一次！看起來快五十歲的人了，沒想到還有這麼驚人的戰鬥力。

打開門窗通風。

我按照SOP，打開所有的門窗。總統套房真不是開玩笑，房間有夠大，窗戶真的是他媽的多！能住在這裡的人，絕對都是狠角色。

仔細檢查客房。

吧檯、冰箱、零食櫃、酒櫃，一切正常。哦……等等，昨晚他們開了一支香檳，看來是挺享受的。掉落地面的頭髮有兩種不同長度，一種髮質偏細，一種偏粗，偏粗的那根還帶捲。床柱四角有網綁的痕跡，縫隙中有三個保險套……看來我預測錯了？不是做兩次而是三次！不對，只有兩個裡面有精液。也不一定，也可能拔套射了。無所謂，都是校正範圍以內。

喂……櫃檯嗎？○一四總統套房測試。OK，正常。

天氣真好，我喜歡每次整理總統套房的時候，都坐在這張辦公椅上，揣摩昨晚的大人物，正在想些什麼？然後，泡上一杯房間裡用剩的膠囊咖啡……聽到了嗎？咖啡機運作的哼哼聲，聽起來真悅耳！Bravo！拿起、坐下、聞一下、啜飲……嗯……Nespresso 的森林系列，彷彿把我帶入衣索比亞的耶加雪菲。等一下！是耶加雪菲還是亞馬遜？OK……

Who cares！

有錢人的生活真是不一樣，想做愛就隨便開一間總統套房來打炮。哪像我跟炮友約在汽旅還要AA，房錢九百還想要打折……呵，笑死……今天的PM2.5看來是少很多了，整個臺北市都被盡收眼底，風景真是好！

你說這底下來來去去的人，到底都在忙什麼？再怎麼忙，還不是當有錢人的……運鈔機？

你看！一○一！雖然它看起來很大，但沒有我炮友的那根長……Fuck……講一講又想要……我滑開iPhone 5s三十二G新出的高貴金的螢幕介面，上周從我炮友的店裡新購入的喔！直接先來約一炮……

今晚，老地方見。很濕，急救火！傳送。

每次，他都能夠把我弄得很舒服！只有他，就只有他……在我幾十個遇過的對象裡面，他是最猛的！不只人帥、又高，還有不知道哪裡生來的魅力……尤其是他的雙眼，總能讓我馬上看到就濕……他好壯，全身的肌肉都分布得剛剛好，我喜歡他用

傳教士幹我的時候他一邊抽插我，然後我一手摸著下面、一手放在他的腹肌上！

啊啊啊啊……

快一點……再快一點……

我還要，我還要！

大力……大力……大力的幹死我……

我的嬌喘聲配上他低沉的嗓音迴盪在廉價旅館的牆壁間，說真的，那是完全沒有隔音！但我不管，我就想叫，我就想讓所有人都聽聽我有多爽、多棒、多累、多像一個社畜讓人使喚、又多壓抑的解放在床上被抽插……

大力一點！啊……啊……

把我的穴全部幹壞、幹爛！

讓我感覺在生活中是有一丁點價值與存在的！

快！繼續幹！大力的幹！啊啊啊啊……

請隨便的使用我……

歡迎光臨總統套房……

這裡是浴室，乾濕分離，以及全自動聲控頂級

按摩浴缸……

眼睛……把我的眼睛矇起來……

牽著狗繩，拉著它！

從後面，抓著我的屁股……

對！對！就是這樣……

拜託幹我！繼續幹我……

汪……汪……汪汪汪……

我是您這段時間的小母狗……不是啦……我是

說管家……

有什麼事情或有需要替您服務的地方，拿起這

支電話，不用撥任何鍵，可以直接找到我……

拿起來……快拿……放進來……

我是你的小母狗，請隨便使用我！

啊啊啊啊……

好舒服、好舒服……

深一點……再深一點……再幹深一點……

拜託主人……全部射在我嘴裡！啊！

去了……去了……去你媽的客房服務！

(沉默。)

奇怪……那個是什麼啊？我怎麼不記得……不對……它有點眼熟！我好像在哪裡看過？它在那裡真的超奇怪的！跟整個臺北市完全不搭……我印象中臺北市沒有這種房子才對。不過，說認真的，它看起來真大，認真大。可是，沒有人覺得奇怪嗎？還是只有我覺得奇怪？

電話響了，是內線。靠……死定了。我走過去接聽！

喂？

是……經理，我快整理完了……

喔……你說抽屜嗎？

我待會再幫您確認一下……

好，有找到我再拿到櫃檯……

蛤？不然是拿去哪……

好喔，那我再拿去經理室給您……

為什麼……

不是啦，我只是好奇，我沒有偷看……

好，我知道了！我找到馬上打給您。

掛。

還好，只是讓我找東西，我還以為我偷摸魚的事情被發現了。等等……怕什麼？對啊，我怕什麼？摸就摸，哪次不摸？一想到經理常常偷偷的監視我，我就特別不爽。他會監視我，只是為了找我有沒有偷懶或偷東西，還是什麼其他更糟的行為。他到底以為我是什麼人！他曾經也是這間飯店的服務人員，在他那個年代只要認真工作就有機會上位，現在，呵……而他很了解我們這些員工在做些什麼！他早已跨到另一邊去了，說得更直接一點，就是跟飯店經營人和企業站在同一邊了，他已經不屬於我們這群人。他們換了工作，好像也一起換了腦袋，完全忘記做服務人員的辛苦。然後，開始學習管理人員的動作、語氣、眼神、思想，就像他們從出生就是這樣的人一樣。任何時刻都不讓你休息，你付出多少，他們都認為是應該的。就算整間飯店都沒事，真的一點事情都沒有的時候，他也要你看起來

是在忙。要是經理看見你很閒，他就會派給你更麻煩的工作。例如讓你拿著透明膠帶，跪在地上把每一間客房地毯的毛髮，全部黏起來……所以你必须忙，你必须看起來很忙……他們早就忘記曾經的自己……我走回書房，拉開辦公椅，打開抽屜。我突然想起上次躲在緊急逃生口的樓梯間偷抽菸，經理突然走進來，我嚇了一跳，我馬上用我訓練已久的雙腿在開門的一點五秒間衝上六樓！

再一個月好嗎？

真的要頂不住了

妳可以的，這幾年來妳都可以！董事會最信任妳做的帳務，他們不會懷疑妳。

我怕……

怕什麼？

怕你會離開我！

傻了嗎？我不就在妳眼前？

我們一定要這樣賺錢嗎？被發現，我都完了！這麼多年，我們為公司做這麼多，幾十年都獻

給公司，我們賺到什麼？不就是死薪水！

前前後後也賺夠了，再不補回來，我怕有一天會被發現……

妳不說，我不說，只要飯店盈餘都是正成長，董事哪管那些零頭？

我不是擔心那些！

不然是什麼？

我說你老婆，如果因為這些事情被發現我們之間的關係，我怕我再也見不到你……

別哭，有我在，我一直都在。我們的未來都掌握在妳手上，只要跟到這波台積電，九十塊就會翻身變一百八，然後三百六十、七百二十、一千四百四十，到那個時候，三星就不是對手了！重點是，階級翻轉，我們就不用一生都看別人的眼色過日子。我休掉我老婆，娶妳，我們一起移民到加拿大，買一間雪中小屋，每天過好日子。

我的震驚迴盪在七樓的樓梯間……那一瞬間，我看傻了。偷情就算了，還虧公司的錢買股票。

哇……這一波操作真的猛，膽子真的很肥！但那又怎樣，跟我也沒關係……我只是個客務部的服務員，小到不能再小的那種，這些數字遊戲我可能一輩子也玩不了。

我從抽屜裡拿出房客遺留下的資料，用一個特大號的牛皮信封袋裝著，沉沉的，拿在手上有點重量。我走到門口，開門，可是我突然打不開！煩欸……該不會又來了？門壞了，我被反鎖在房間裡……這門我已經報修了三百次！可是每次工務部門的人都不來修，總是說：

喔，好！我們會再派人過去處理……你說是哪一間房？

○一四總統套房。

○OK，明天會派人去處理。

然後，過了一個禮拜！

不好意思，我又被關在裡面了！你們不是說會找人來處理嗎？

蛤？什麼？

呵呵……再給我裝傻……不是啦，我是說○一四總統套房啊，門壞了，上個禮拜有報修過。

我這裡完全沒有紀錄欸，妳是不是記錯？

這已經是我這個月第三次報修了喔，能否麻煩你們快點派人來處理？

好，我知道了。但是齁……因為最近飯店在處理年度整備的清點項目，有長官會來清查。所以，需要下個月才能派人去修！

○OK……好吧……那可不可以先派人上來幫我開門？

目前沒有多餘的人力。妳可能需要稍等一下。要等多久？

六點後會交班，我再請交班的同仁前去協助妳。六點？現在才一點，你要我在裡面等五個小時？不能先來救我嗎？

不不不……妳可能誤會了，是十七個小時，我們早上六點才會交班。

什麼？你知道你在說什麼嗎？喂？喂？喂！

我真的是受夠了這種行政效率！我奮力地扭動門把……這是這個月的第、四、次、了！可是門依然一動也不動！Fuck！我真的是受夠了！我癱倒在地，牛皮信封袋從我腋下滑落，裡面的資料散落一地，我久久無法從地上爬起！好累……為什麼生活這麼累？那一刻，我已經放棄打電話求救，反正我再怎麼主動要求也不會有人聽，好……好……我等！我就等！我就等看誰會第一個來幫我開門？我躺在地上，過了好一段時間，什麼話都沒說，只是靜靜地躺在地上！

我滑開iPhone 5s 三十二G新出的高貴金的螢幕介面，炮友已讀不回，OK！我知道……他在他旁邊，今天看來是沒戲了！又過了好久。煩死了煩死了煩死了煩死了！為什麼我always是等待的那一個人？為什麼我主動提出需求，卻還是被動等待回覆的人？這個世界對我太不公平了！啊！Fuck！

兩手一攤，我的左手手肘壓到什麼東西不太舒服，我擺頭看向左邊……牛皮紙袋裡的資料掉落下

紙袋之外，我緊張的起身，一手拿起那疊厚實的資料，準備塞回紙袋……等一下！我停止動作。到底是什麼東西這麼神祕，還要經理特別打電話來交代我直接交給他，而不是櫃檯？我好奇地看著手中的資料……可以看嗎？我有點好奇地問了自己。這就是潘朵拉的盒子嗎？

啊……不要好了！還是不要亂看，免得被發現。我走到窗戶邊，打算消磨漫長等待救援的時間。結果，我認真一看！剛剛那個奇怪的東西變成一個巨大的紅球，上面有一絲一絲看起來像是血管的東西，而且它好像還會呼吸一樣的在跳動！太扯了啦，怎麼會有這種事？那到底是什麼鬼東西？是我的錯覺嗎？我怎麼覺得它好像還一直在長大……樓下的人都不會覺得奇怪嗎？他們好像對它完全沒有感覺……我轉身，走到電話旁，拿起電話打給櫃檯。結果電話只剩雜訊聲，今天真是太奇怪了！到底發生什麼事？

當我反應過來……我發現我已經打開那份資料

翻看到最後一頁了！我的天！這份資料要是交到媒體手上，就完了！想不到……真的想不到……要是我也能有這麼多錢就好了……這件事不可能只有他一人，這背後一定還有很複雜的關係……

突然，我聽見一陣巨大的撞擊聲，我嚇一跳！我轉頭看向窗戶，房間內散落碎玻璃，但是窗戶旁邊什麼也沒有。高空的風猛烈地往房間裡灌進來，我小心走到窗邊……到底是什麼把窗戶撞破？

太奇怪了！

今天真的是太奇怪了！

希望快點有人把我救出去！

我向房內的時鐘，五點〇四分……五點〇四分……五點〇四分……

（一陣巨大的撞擊聲。）

第五場

打開車門、
開啟接戰系統、

連接火線、
落地衝刺、
搜尋攻擊目標、
鎖定！

我從公園路和凱達格蘭大道至重慶南路口之間，在二百〇八公尺的距離，時速約七十二公里，行經時間只有十一秒，從懷寧街來換算，約花五秒就能衝進去。

確認攻擊目標、

人的最快反應是〇點六秒，防彈門關閉的速度是八秒，這短短幾秒的時間我能衝進去嗎？

等待發射指令……

假如重新來過，我能改變命運嗎？從小我就背負很高的期待。我爸是軍人，軍人的終身職責就是燃燒生命奉獻給國家，我就像是繼承他意志的人，在他退伍之後繼續完成他未完成的理想。我不屬於我，我在四十年的歲月裡，都努力地活出別人希望我成為的樣子。我爸很壓抑，話很少，我很少能從

他的口中得到誇獎，好像做符合他期待的事，是我本來就應該做的一樣。我十五歲考進空軍通信電子學校，入校學習三年，服役六年，二兵、一兵、上兵、中士射控士、上士火控士、上士飛彈輸送班長，我的軍旅生涯總計九年，等待是我最常做的一件事，等待發射指令。

我父親告訴我，當年對日抗戰，政府遷都重慶，各機關學校、工廠都跟著政府向後方西南各省轉移。空軍也選定四川為基地全部後移大後方。四川是我父親的老家，能夠進到這個學校我該感到驕傲，期待有一天反攻回去的那一天，帶著空軍驕傲的身分，回到父親的老鄉，把他的骨灰葬回家鄉。他年邁的雙手扎扎实實地按在我的肩膀上，沉重地、沉重地接下父親給我的期待。我不能辜負他，我要成為令他驕傲的人。

開啟接戰系統、
連接火線、
搜尋攻擊目標、

鎖定目標、

確認攻擊目標、

等待發射指令……

逐一複誦口令。

我繼續練習，油門、煞車、開車門……對……還要開車門，這樣還要再多一秒。我反覆練習，把所有可能的阻礙全都算進去。啊……還有門前的三重阻礙。這樣會造成多少的阻力？車速是否會變慢，那會是多少？第一層鐵製的花圃有多重？第二層的鐵欄杆，然後第三層……我必須先知道。

人怎麼可能沒有保留一點希望的活著？對啊……怎麼可能沒有？他們也必須用遠大的目標支撐那些曾經的兩百萬軍人的意志，否則世界會崩解。假如沒有集體的仇恨，那些漫長等待返鄉的時間，都會消失，不再存在。

不行，車上太重，我必須把音響與副駕駛拆掉。
不對，你應該分解車頭與車斗……

可是重量不夠，加速度的重力不足，我可能撞

不進大門。

到底該怎麼做？

對了，還有撞擊後的反作用力，我差點忘記。

可以不繫安全帶嗎？

不行！

這樣撞擊的向前作用力會撞破你腦袋。

我必須繫安全帶，但這樣又要再加上解安全帶

的時間。

我繼續練習，把所有細節全都計算清楚，反覆

操練。從公園路和凱達格蘭大道至重慶南路口之間，

在二百〇八公尺的距離，時速約七十二公里，行經

時間只有十一秒，從懷寧街來換算，約花五秒就能

衝進去。一檔、二檔、三檔、四檔、放油門、踩離

合器、換檔、踩油門放離合器，反覆操作，直到行

動越來越熟練，直到所有的動作完美接合，不再浪

費一分一秒，因為機會只有一次。就在那關鍵的一

瞬間，狂踩油門，直線加速到最後的七十二公里，

再也沒有人能夠攔得住我！解安全帶、開車門、落

地衝刺……

在最後防彈門關閉之前，成為斬殺歌利亞的大

衛。

五、四、三、二……

四十天，非利士的巨人歌利亞正出來嘲笑以色

列人。

一連四十天，他每天早晚都出來罵陣。

你們找一個人出來跟我決鬥吧。

如果他得勝，把我殺死，我們就做你們的僕人。

但如果我得勝，把他殺死，你們就要做我們的

僕人。

我向你們挑戰，你們有膽，就派一個人出來跟

我決鬥。

一……

拜託，千萬一定要請大家幫我照顧我的小女兒。

五點〇四分。

（一陣巨大的撞擊聲。）

第四場

我到底該怎麼辦？如果是你……你會怎麼做？

知道我是誰嗎？憑什麼這樣對我？

老闆真的很會挑，找到這麼漂亮又能幹的妳

不聽話，自己想想後果是什麼！

穿得漂亮、可愛是妳的責任吧？

因為妳今天請假，我需要先花時間想妳！

不好意思造成大家的困擾……

這些上下班時間不分的言語騷擾，每天，我都要表現得很抱歉，只因為我年輕？這段時間不管我用多冷漠的方式對待他們，都阻止不了這些騷擾行為，但我不敢直接表達我的不舒服，因為我是資歷最淺的新人。就這樣，我默默忍受大家對我騷擾，也許只是我還不夠社會化？可能只是我想太多……

沒想到事情越來越嚴重，只因為我的不抵抗嗎？開會時要我選坐在他旁邊還是他的大腿上、討論時靠我很近，然後大口吸我的髮香、接著是各種網路的低級撩妹語錄，各種噁心的行為與言論越來越誇

張，甚至後來開始公私不分的威脅我。難道是我沒有幽默感嗎？

試用期？在我批准以前，妳一直都是試用期！

妳確定要這樣做，那妳出社會的第一份工作就會成為妳的汗點！

一起吃個飯有這麼困難嗎？又不是要妳陪我去旅館，還是其實妳想陪我去？

要不要跟我律師朋友聊一聊？我想他會給妳一個好答案。

為什麼我先跟妳說妳加薪？知道是誰對妳最好了嗎？

這些我都不是沒有跟老闆反應過，但老闆總是消極地說：

他只是跟妳開玩笑而已，妳不要理他就好了。

而有一天，我的主管命令我下班陪他吃飯，我拒絕，他拒絕我的拒絕……

我不管在什麼情境下，都一直反覆拒絕他，根本從來沒有答應過。可是，他還是會把我叫到辦公

室角落，怒罵我、逼迫我當天下班一定得跟他走，所以我跟他走了。

妳幹嘛跟他走？

他說是股東要求的！

吃個飯而已，還好吧！

當我講到自己想要有些作為的時候，他們直接變臉。

不行啦！事情鬧大，到時候有問題還是我們。

妳這樣說根本沒證據可以證明他的行為。

我們看的角度不一樣，我覺得是妳想太多。

真的是我想太多嗎？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因

為我當時真的很害怕。當天如果辦公室沒有人，我

真的覺得我就要被按在牆角強暴……我有錄音，絕

對沒有作假！我到底做錯什麼？

然後呢？所以跟他出去發生什麼事？他有對妳

動手？還是強迫妳做什麼？

對，沒有，都沒有。

我只是被安排在股東與客戶的中間，負責替他

們倒茶、遞酒、服務他們，甚至要求我餵他們吃東西；然後，我的主管拉我到一旁告訴我……

這些都是為了公司，妳只要乖乖聽話，拿下他們，這筆兩百萬訂單的業務獎金，妳也能分。但如果果不照做，惹得大家不開心，妳自己知道妳的未來是什麼！

我還能怎麼樣？這是我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試用期就被解僱，那以後我還能去其他公司面試嗎？然後，我坐下，強撐著微笑服侍他們……然後，他們看我沒有反抗，就不斷地拿起長條物，堅持要餵我吃，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然後，他們用一個期待我含住、吞進去的眼神看著我，在我的嘴唇與舌頭之間來回玩弄。我能不做嗎？如果我不做，我又要怎麼處理尷尬的現場？

吃飽了嗎？不夠的話我這裡還有。

我飽到想吐！那天飯局結束，送離股東、客戶後，胃一陣絞痛，剛剛經歷的一切，讓我的身體突然湧上一股噁心感……我衝到廁所去，把剛剛吃下

的所有東西全部都吐出來！一點都不剩……

第一次聽到這些事情的老闆、股東們的反應是指責我……

妳不喜歡可以告訴他不要啊！妳不說，他才誤會妳在給他機會！

有什麼好不敢的，發生就要說、就要反抗啊！

自己都不敢保護自己，還想要別人保護妳嗎？

為什麼？為什麼是我要被檢討？而不是做出噁心行為的他被檢討？

難道要等哪一天他真的對我做出什麼事情的時
候，你們才願意幫我處理嗎？

後來他強迫我簽保密協議，然後記下大家對我的意見：

第九點，反應太大，沒有幽默感！

第八點，妳很三八，需要改進！

第七點，不幫大家買飯，把自己當公主！

第六點，愛搞小團體，亂講主管壞話！

第五點，不讓別人開你玩笑，很不得體！

第四點，全公司我最喜歡妳！為什麼已讀我？

第三點，下班不接電話，讓全公司都找不到人！

第二點，穿得太多，沒有該有的騷樣！

第一點，過度在意自己的外表，自以為漂亮！

這些針對我的蕩婦羞辱，一連開五小時，我真的覺得我已經死了！那個不照著這個扭曲的社會價值觀的自己，已經被他們捆起來、掛上竹籠，泡在公司茶水間的洗碗槽裡被淹死。從那天開始，午休時間一到就找同事外出吃飯，每天我生活得戰戰兢兢，回到家之前，無時無刻地在防備！怕被跟蹤、怕被報復、怕被……

妳放心！我們一定會處理！

於是我就被處理掉了。

自願離職書，上面寫著雙方和平理性分開，公司會給我一筆工作獎金，而我離開後不准提出對公司不利的言論。我要求多給我一點時間審合約卻被拒絕……

妳現在不簽，我現在就資遣妳！

結果，我就立刻被趕出辦公室了……

資遣費呢？隔天公司說我有重大疏失，這是解僱、才沒有資遣費。還寄信給我，要我回去簽文件。

如果不回來處理，存證信函就會歡樂送到你家。

然後附加一個噁心的微笑……

一個巴掌拍不響！

你不跟他玩，人家怎麼敢這樣對妳？

把妳當自己人，才這樣跟妳互動的好嗎？

少來，妳最好不要？明明就很享受！

嘴巴說不要，身體很誠實嘛。

真的好怕妳去自殺欸！

離開以後記得趕快找時間跟我們和解！

祝你早日 MOVE ON ！

為什麼這些事情好像是我的錯？是我沒辦法看

開的錯嗎？是我沒有幽默感、不夠社會化嗎？還是

我不懂這個社會的水有多深？還是，身為這個社會

的弱勢者，我不應該把事情說出來？面對這些言語

或行為我只能忍下來？我到底該怎麼辦？

有人嗎？

有人嗎？

請問有人嗎？

請問有人能幫我嗎？

（一陣很長的沉默。）

一月二十五日，早上八點三十分，我從公司十五層樓的電梯坐到一樓！我真的就像偶像劇被離職的女主角一樣，抱著一箱私人物品離開公司……走出公司大門，警衛什麼都不知道的向我打招呼，還問我怎麼這麼早就離開公司，問我要去哪裡？我對著他笑了一下，然後馬上快步地準備走出大門。然後，我突然停下腳步……因為我聽到警衛室裡的老舊電漿電視傳來快訊：

凌晨五點〇四分，一輛砂石車，衝向府前的正大門，總統現正在友邦聖多美普林西比訪問，也在第一時間獲知相關的資訊，指示依照標準作業程序，來妥適跟謹慎的處理，維安單位已經提升府前周邊的安全警戒，並且強化警衛措施。

(警鳴聲。)

然後，我看向大門口，一臺車頭全毀的砂石車，
被載運著從我眼前經過……

對！就應該有這樣的決心！

(一陣巨大的撞擊聲。)

第二場

(黑暗中，低沉的鐘聲。)

沒有畫面。

就像我之前說的。

完全沒有畫面。

他沒出現在鏡頭前？

完全沒有畫面。

搶救回來是黑畫面？

完全沒有畫面。

八十分鐘都是黑畫面？

完全沒有畫面。

有檔案，但就是……

完全沒有畫面！

那天，從那天起，我只剩下我女兒的探視權。
我不懂到底發生什麼事？為什麼會變成這樣？我打
開電視，希望讓房間充滿點聲音，誰知道全部的新
聞都在重複播放著同一個畫面？一片黑暗，什麼也
看不見！他到底是怎麼死的？為什麼會這樣？誰能
出來說清楚？

哇！謝謝曉明哥的火箭！咻咻咻！愛你啾啾
啾！

唉喲，討厭啦！我的小寶，又在那邊亂撩！

欸……你換我的馬甲，這樣不好吧！

哭哭……謝謝你們幫我守下榜一，今天之後，
真的……真的不要再丟我禮物了！拜託大家。

住在隔壁的女孩在房間裡自言自語，不知道在
跟誰說話？她的聲音從這片薄得像一片餅乾的木隔
板透過來！每一天，每一天的晚上八點到十點，兩
個小時。她都會準時自己跟自己說話！在那個時間
以前，她的房間從來都不會傳出任何聲音。很安靜，

就像沒有人住一樣……她的房門外總堆著一堆雜物，吸塵器、電冰箱、除濕機、鞋櫃，還有一箱又一箱的外賣便當盒、飲料杯、罐、瓶，就在她的門外！她門外的鞋子，堆滿整個門口，到底是住多少人？

好悶，今天不知道怎麼了……為什麼房間這麼悶？整個房間都悶到不行！我走出房門，燈一閃一閃，走道邊總是一層灰，除了髒，我想不到更好的形容。然後，我走到這層公寓改建雅房的唯一對外窗前，透過馬賽克玻璃看向這座城市。從玻璃外，我可以看見一張巨大的蜘蛛網，網子的正中間有一隻被馬賽克玻璃放大的巨大蜘蛛。我看著牠，就只是看著牠……為什麼司法對我這麼的不公平？為什麼可以僅憑我前妻的舉證，就判定我沒有能力扶養小孩？

我是一個砂石車司機，雖然我沒房、沒車，但是我沒有固定的收入。

請問你有能力給孩子應該有的教育權嗎？

我可以……我有能力負擔孩子的教育！

根據我們對您的調查，您的砂石車工作，每天早上四點要出門，下午四點至八點不等才能回家。請問您要如何照顧孩子的生活呢？

我可以……

據您前妻的說法，您有多次的家暴紀錄，是否屬實？

不……我沒有！我真的沒有！我承認我有一些激烈的情緒反應……但是我……

您上一段婚姻是如何結束的？

我不想說……

請說……

我不想說！

您二〇〇〇年時跟陳女結婚，隔年生下大女兒，但您卻在二〇〇四年跟當事人，也就是原告，您的前妻發生關係……

我跟第一任妻子早就分居，我們沒有……

您連感情都處理不好，我想您也沒有能力打理事務，好女兒的生活起居。

我可以，我真的可以！

我相信一個家庭的價值，在於是否能夠提供孩子完整的生活環境。被告的生活，從各個面向看來均不適合教育孩子。加上經濟能力是一個家庭最根本的支撐。被告雖然是砂石車司機，年薪有六十四萬的收入，看似優渥。但是對於生活沒有規畫，無房無車，且有家暴的前科，實難相信其有能力盡到照顧與教育孩子的義務！

我慢慢打開窗戶，想讓空氣流通，但不想驚動那隻蜘蛛。沒想到牠動了一下，但馬上又跑回原位。然後，一陣風向我吹來，一隻麻雀順著風被黏在蜘蛛網前！牠好大隻，真的很大隻，可是跟這張網比，牠還是太小了！

為什麼這個鳥地方會有這麼大張的蜘蛛網？

然後，牠用力抖動翅膀，可是怎麼樣也掙不開，那隻麻雀被死死地黏在網前！我到底看了什麼？然後，直到麻雀情緒平穩下來之後，牠不再掙扎。那張蜘蛛網，牠衝不破，只能等待有人能救牠……

今天到底怎麼了？為什麼這棟房子這麼熱？現在不是冬天嗎？為什麼開窗也感覺不到一點空氣在流通。

好熱！真的好熱！風到底都跑到哪裡去了？

我回到房間，電視畫面裡是一連四棟的房子在怪手的推動下倒塌！警察手勾著手圍起一個大的人牆封鎖線！把抗議的人都擋在界線之外。為什麼？為什麼？到底為什麼可以這樣對待人民？

他在行政院開記者會否認收賄，並到地檢署控告媒體涉嫌加重誹謗。

好朋友私下牽個手，我覺得還好。

特偵組以涉犯貪汙重罪，且有滅證之虞，向臺北地院聲押禁見獲准，隔天被移送羈押於臺北看守所。

沒有就是沒有。

高等法院首次開庭，他連說五次「我沒有貪汙！」其他人等均不認罪。

他深夜在臺北市廣州街被記者跟拍與女助理牽

手摟肩，這件事情交往長達十五年的女友表示，她完全不知道！

改依違背職務收賄罪、財產來源不明罪，判處十三年六月徒刑。仍可上訴。

更一審就收賄六千三百萬元案，認定行為不構成貪汙罪，但構成假借立委權勢對人恐嚇得利，依公務員假借職務恐嚇得利罪改判四年十月，褫奪公權五年。

據可靠消息表示有人看到他們入住飯店總統套房，屋內留有三個用過的保險套，並在抽屜中取得收賄資料。

收賄六千三百萬元部分發回更審，僅就財產來源不明罪部分，判刑兩年定讞；被控索賄八千三百萬元，連同洗錢部分，判決無罪定讞。

好熱！我整個身體像在沸騰一樣！我打開冷氣，把溫度調到最低，結果還是一樣，好熱！為什麼？到底為什麼？

你可以不要這樣嗎？

小聲一點！

時間到了！

再一下就好，好不好？

你沒有資格要求我！

我是女兒的爸爸，怎麼沒有資格？

女兒現在跟我，你一周只有一個小時的探視權，現在時間到了，我要走了。

我們談談好不好？

我跟你沒什麼好談……

不要走！

放開我！

不要走！

放開！

不要！

我說放開！

不要這樣可以嗎？

放開……我說放開！

妳聽我說，就聽我說就好，我們談一下，不要

這麼硬……曾經都夫妻一場……

放手！你到底在幹嘛？

我……

然後，那隻麻雀就在我的面前一節……一節的被分屍，一口……一口的被送進那隻蜘蛛的嘴裡。麻雀的鮮血把整張蜘蛛網都染紅了。我感覺到一陣反胃，胃瘋狂地攪動，然後我開始乾嘔，整個人都覺得很不對！我衝到廁所，抓著馬桶一陣狂吐，可是什麼也吐不出來！好熱！又熱又噁……

然後，我聽到一陣人群聚集的吵雜聲，我跑到門口，看向街道，可是什麼人或聲音也沒有。正準備轉身回去的時候……街口有一幅畫跟著一堆廢棄的家具雜物跟著被放在電線桿旁！我走向前，拿起那幅畫，看著它，然後走回去。

經過隔壁的時候，又聽到一陣嘻嘻笑笑的聲音，還蹦蹦跳跳不知道幹什麼……我走到房門口，好奇為什麼會有人把畫丟在路邊。一個小孩一手拿著劍、一手拿著一顆人頭。我把畫翻到背面……手提歌利

亞頭的大衛。

突然，我意識到人群吵雜的聲音是從我的房間裡傳出來的！我轉開門，快步衝進去。什麼也沒有！然後，我轉頭看向電視。人群聚集在一起，巨大建築上投影出「真相」兩個字！

風吹進房間裡，熱氣不見了。

對！就是它！不能再被動的等下去了！必須要行動！

「祕密行動代號：斬殺歌利亞」

（一陣巨大的撞擊聲。）

第二場

（播報，節奏緊湊。）

開門開了，現在進行第二十場的國聯賽，二千公尺的賽制。馬匹出線相當整齊，唯獨七號馬落後。

現在八號馬拉開差距遙遙領先，努力追趕在後的依序是一、五、六、二，差距不大，膠著在一起爭搶第二。

八號速度開始慢了、慢了、慢了……現在五號追上一號，並列第二。六號、二號、三號依然分不出高下躋身三、四，爭搶五、六。

四號開始加速追在三號後面，七號依然落後，看來是沒機會了，這可能是牠最後一次的出賽機會。

現在我們來到三百公尺的最後衝刺點，六號追過五號，成為第二，緊追出閘以後持續領先的八號，準備爭搶第一。這時八號加快速度，又拉開差距……在最後一百公尺的終點線前……

（雜訊聲，接續拍打聲。）

一月二十四日下午四點，距離大考的最後三天。今天陸續有人進入大考中心，只進不出，依照多年的經驗，應該是在做運送考題的入闈準備，明天試卷將會從這陸續送出。

十二月底，在命題委員還沒進去之前，我早已潛入，在各個可能討論的空間中安裝好竊聽器。我打開攔截無線電的強力接收器……賽馬？臺灣有在玩賽馬嗎？這一定跟考題有關！我記錄，記錄下這

段可疑的訊息，該不會是要在明天送出試卷之前再調整哪一科的題目吧？我的腦袋飛速運轉，不能放過任何可能！

我看著牆上月曆的大考日期，一月二十七、二十八……我一直沒能完成讀大學的夢想……要是當初能有機會繼續升學，我也不需要做這種工作了吧。但人生哪有什麼選擇呢？

（砂石車穿越而過的巨大引擎聲與震動聲。）

下午四點以後，這些大型車會很準時地從這條路上經過。然後早上四點多，又經過一次。每一天、每一天這些車就像一群大象一樣，從東邊遷徙到西邊，太陽下山之前，又從西邊回到東邊休息，沒有一次例外……喔……有啦！周末。每一次經過的巨震動，我都可以感覺到整個家要翻了，家裡的所有東西也好像要垮了一樣。

這讓我想起小時候在爸媽開的小麵攤工作的時候，那時候……小學放學回家的下午四點鐘，我都要在家裡的麵攤幫忙，沒有自己的時間……

(下課鐘聲。)

欸！大家！今天祕密基地集合，開會！

要幹嘛？

噓！祕密。

白癡喔，先說啦。

等一下你們就知道了啦。

幹嘛？你又買什麼新東西嗎？

噓！先讓你們偷看一眼……

哇靠！Game Boy 欸！

你怎麼會有？

買的啊，不然勒？撿的喔？

還是你偷的？

靠北喔！

智障欸！

而且我爸還買給我最新版的綜合卡帶，裡面有

五十多種遊戲。

屁啦，真假？

真的啦！還是彩色的喲！

(一陣驚呼與嘻笑聲。)

我今天沒辦法去……

為某？

幹嘛不去？

對啊！一起玩啊。

(洗碗聲、切菜聲、電風扇運轉聲。)

頭家！兩碗焦麵、兩碗扁食湯，切一份脆腸俗

鯊魚煙！

好！隨來！

這兩碗送彼桌……細膩啊……

(打翻碗。)

唉唷……你是欲共我燙死是否？

歹勢歹勢！囡仔人笨跤笨手，我攞煮一碗予你，

切一份肝連請恁食。

攞看！緊去提桌布來拭啊！

(砂石車穿越而過的巨大引擎聲與震動聲。)

要是當初能有機會跟這些學生一樣，有錢可以補習、念書，也許我也可以考高中、上大學，說不

定，我也可以賺到很多錢！然後開補習班的人是我，也有可能。呵……就不用在這裡，做這種見不得人的工作。

「機會永遠是給準備好的人。」

「努力的人，不一定成功，不努力的人，一定不成功。」

「偉大的成就，往往是全力以赴的結果。」

「能力越大，責任越大。」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收入是最大的獎勵，教育是最大的福利。」

「成功是我的志向，卓越是我的追求。」

「物競互擇，適者生存。」

每天，每天醒來我都看著貼在房間裡的標語鼓勵自己。主任很看好我！他真的很看好我！

每次在領薪水的那天，他都會親自做這些標語，然後把它們送給我。他的眼神表達出對我的看重、對我的期待……從他的眼神中，我可以看見他對員工的真誠！他是好人，他是一個好人！所以，只要

是他交代的任何事情，我都盡力去完成，不管是什麼！於是，我就接下了這份工作……大考期間，我的工作就是二十四小時監聽大考中心裡的任何出題訊息！然後，把錄音的內容，轉交給補習班的班主任，作為精準命題與招生的手段。我從來不會落掉任何訊息，而且，都能完成主任交代的所有任務！主任一直都對我很好，他很看重我！每次都會微笑著鼓勵我……

你知道嗎？你自己知道嗎？

什麼？

你不知道？

知道什麼？

知道你自己是一個多麼優秀的人！

沒……沒有啦……

我看得出來你很適合做教職的工作，雖然你的學歷不高，但是我相信你可以帶好這個班！

是嗎？

哈哈……是啊，你要相信主任的眼光！學歷

根本不代表什麼！補教界的老師也不是每個人都臺清交，高中學歷的多得是……重點是秀課的時候，能留下多少學生，這個老師的價值才能夠被看見，你知道嗎？……這一行啊，看的是能力……是能力！知道嗎？

我知道……

哈哈……唉呀，你不知道啦。只有我看得出来你是一個人才，你是一個人才，知道嗎？

我不知道……

哈哈……你知道……你知道！

我不知道我到底知不知道……

好啦，別說這麼多啦……明天能開始上班？

可以……

好！明天，下午一點報到。就這樣了齣！

主任……

嗯？

那個……我的薪水……

哦……從基本時薪開始，你看政府規定多少就

是多少！

那是多少？

九十五啊！

可是……我是應徵正職……

那也只是助理導師啊，當然要從底層學起啊！

工作內容是……

擦黑板、掃地、發考卷，大概這樣。

喔……

你要相信你自己，我相信你，你一定可以做好

這些工作！讓我看見你的價值，自然就能升為正式

導師了，知道嗎？

我可以嗎？

可以的！你可以的。到那時候起薪三萬五，月

休四天，還有績效獎金，年終五個月不是夢，加油！

到時候我肯定先升你。我很看好你……對了！打電

話招生可以接受嗎？

（砂石車穿越而過的巨大引擎聲與震動聲。）

一月二十五日的凌晨四點。十點過後，就再也

沒有任何聲音，大考中心一片安靜，大概已經睡了吧！廢話……當然睡了……誰會這麼晚還不睡？我走到窗邊，打開窗，從左胸前拿出一包藍雲斯頓，還有打火機，點起一根菸，吐出煙霧……然後，看著深夜也還是感覺很忙的臺北，砂石車、貨車等等的大型車，一臺又一臺的從我眼前經過，他們又開始新的一天……好好奇他們這麼早都要去哪裡呢？不會想睡覺嗎？我打了一個哈欠，然後又一個……巷口的三家7-ELEVEN、全家、萊爾富全部擠在一起，門口各停一輛貨車，閃黃燈，司機熟練的從貨車上拉下好幾籃比他身高還高的貨籃下來，然後推進各自的堡壘，一個比一個快……新的一天又來了，好想睡……我又打了一個呵欠……可是我不能睡……

突然，我看見水溝旁有一隻橘貓站在街邊，牠好肥，牠真的好肥……十隻橘貓，九隻肥，連流浪的橘貓也是一身肥樣，牠到底怎麼吃成這樣？我認真的看著牠，而牠一直盯著一個圓圓的排水口看，那孔很小，小到我覺得牠的手可能伸都伸不進去……

不對，是牠太大，是牠太大隻，所以顯得孔很小。牠一直盯著孔看，好像洞裡面有什麼一樣……然後，一隻老鼠從洞裡竄出來！貓爪一巴掌拍下去，同時發出凶猛的貓叫聲。那一瞬間，我撇過頭去，不敢看那隻老鼠的慘樣。貓抓老鼠，就是自然法則，一輩子也不可能改變！然後，我又聽見一陣貓叫聲！我緊閉雙眼，猜想那隻老鼠應該已經在街上被那隻巨肥的橘貓給分屍了吧？正當我這麼想的同時，也張開雙眼……蛤？什麼？我不敢相信我自己到底在看什麼？我張開眼，只見見橘貓躺在街上，眼睛與嘴巴張得好開……然後，那隻老鼠咬破橘貓的肚子，所有的腸子全都流出來……血把整個街道都給染紅了！然後，從那個依然很小的排水孔裡，又竄出一隻老鼠，接著又一隻、再一隻、再再一隻、再再再一隻，直到橘貓的身體都被黑黑一坨一坨的肉球給包住……那堆老鼠啃食那隻橘貓的屍體，好像好幾天都沒有吃飯一樣……靠！我到底看了什麼？

然後……我又再吸了一口菸，轉移視線，不再看這奇怪又噁心的畫面……今天的城市感覺很奇怪、很不一樣……然後一輛又一輛的砂石車從我眼前經過，然後又是一籃又一籃的貨籃推進店裡，再來又是一家又一家的早餐店開店，有人穿著一身西裝看起來很累的感覺，像是剛下班正要回家，有人手拿三明治，邊走邊嗑，應該要去上班……這個城市的人，從來都不會停下來，每天都像是同一天，每一天都在競爭的路上努力……燃燒的菸草快到濾嘴，嘴巴一陣苦味，瞬間皺眉，我撻熄菸屁股，彈向正前方的那座大考中心。菸屁股在空中劃出一道完美的拋物線……

高高、高高，一直飛、一直飛、它一直飛……
從來都沒有彈過這麼完美的線條……

它還在飛、還在飛，直到越過街道、大門、警衛室、大考中心……

繼續飛、又繼續飛……
穿過大考中心、直衝遠方的那座高大的建築。

它從拋物線變成一條直線，尾巴在飛的過程中，被風給再次吹燃起來……

然後，像是火箭一樣，轟！火紅的尾巴噴射出火焰，朝它飛去……

童年、生活、學業、麵攤、Game Boy、工作、補習班……

還有永遠繳不完的稅單，以及永遠長不大的存款……

它還沒停，它還在飛、一直飛，直到他它在我眼前化為一個小點。

它會去哪？它要去哪？然後……
直到我再也看不到它！

（砂石車穿越而過的巨大引擎聲與震動聲。）
這時八號加快速度，又拉開了差距……

在最後一百公尺的終點線前，一直處於落後的七號馬突然急起直追！

牠正在加速，越跑越快！越跑越快！
最後一百公尺，速度快得嚇人，牠準備衝過終

點……

牠衝過了！

雖然最後的速度很不錯，可是依舊是最後一名。

我們恭喜……

等等……牠還沒減速，牠繼續跑、一直跑，沒

有停下。

牠穿過人群，直衝大門，發狂了，牠發狂了。

快來個誰抓住牠！

牠衝破障礙……

一層、兩層、三層……

直往大門前去……

牠失去控制，在馬路與人群中穿梭，報警、快

報警！

警方迅速到場，限縮活動範圍，牠繼續在包圍

圈內試圖逃跑。

警察拿著幾十把獵槍筆直指向牠。

而後包圍圈向內縮，牠的活動範圍越來越小，

距獵槍五步遠……

牠看著槍，看向包圍圈，再看向你們。

牠失控了，沒有機會了！

以前沒有……

現在沒有……

未來，也不會有……

（淒厲的馬鳴聲。）

（砂石車穿越而過的巨大引擎聲與震動聲。）

（一陣巨大的撞擊聲。）

第一場

一月二十五日凌晨三點半，我走路到景美的 N-ELEVEN，用黑貓寄出最後行動的文件給媒體，再到文山區的砂石場，利用公司派遣車到桃園龜山的某工地載運廢料的機會，開著公司的曳引車，也就是砂石車，開上國三甲線上深坑交流道，接北二高國道三號，下國道一號重慶北路交流道接重慶北路三段，經酒泉街、庫倫街、承德路三段、民權西路、松江路、新生南路，再到仁愛路。

你永遠都不知道等待著我們的還有多少個更高的巨人。

五點〇四分，我抵達最後，也許也是最後的起跑線，放慢速度觀察燈號。凌晨的車很少，但還是有車通過，我觀察，繼續觀察，等待所有的號誌轉為綠燈……

開啟接戰系統、

我看著它……

連接火線、

搜尋攻擊目標、

緊踩油門到底……

鎖定目標、

開始直線加速……

確認攻擊目標、

一檔、二檔、三檔、四檔、放油門、踩離合器、

換檔、踩油門放離合器。

逐一複誦口令！

車高速向前，引擎劇烈運轉。

周邊戒備的所有人都看向他！

他直直的往它的方向前進，毫無顧忌。

大門的兩位衛兵，看著向他們迎面而來的曳引車，也就是那臺砂石車！

砂石車完全沒有煞停或轉彎，悍然繼續駕車向前急駛！

兩顆碩大的車頭燈，彷彿死亡的凝視般看著他們，他們也看著砂石車……

車身衝破鏈條、阻車柱、白鐵欄杆，直到面前！

Bang —

Bang —

Bang —

連續三聲巨大的撞擊聲！

甩棍、電擊棒、T75、65K2，全部上膛，緊追在後……

周圍戒備的人，所有人都朝著他的方向而去……

快到了，就快到了！

那一瞬間，

僅差一分三十八秒九五的那一瞬間，

一位站在右邊，機警的衛兵按下關閉防彈門的
緊急按鈕，

高速的砂石車順著階梯向上，直到那位站在右
邊的衛兵面前。

就差一點……

一公尺……

十點七六公分……

衛兵向右閃躲……

僥倖逃生！

Bang —

砂石車衝進拱門、穿越車廳……

在防彈門之前側倒停下……

陷在車廳內起火燃燒。

突然間！

突然間！

瞬間的撞擊，劇烈的反作用力差點讓我昏迷。

我的雙手，下意識地，就像平常訓練時……打開車

門、

安全帶、

翻滾、

起身、

緊握五顆平滑石頭的小石袋，向前奔去。

防彈門關閉中，

我奮力的往前，

所有武裝的警察向他的方向聚攏。

我繼續衝刺，

最後一秒，

再三步！

就在防彈門即將關閉之際……

所有人如同人海一般向他撲面而去。

所有武器指向我的一剎那間！

他跳躍、

翻滾、

躲開他們的圍捕，

在最後〇點一秒……

順利衝進城堡！

那一瞬間，就在他進入的那一瞬間……

時間彷彿靜止……

所有人一動不動地站在原地……

他的眼神，目光如火，隱藏在他憨厚、老實卻

又憔悴、蒼老的面孔之下。

他朝著前方二十公尺的目標，向前奔去。

他……

他……

我突然想起父親的臉，已經冰冷、沒有血色的

臉，我一直記得那天國喪日的他，失望地坐在電視

機前，一整個下午，他什麼話也沒說，只是靜靜地

坐在那，看著電視發呆。他呆滯的臉，跟棺材裡的

臉疊合在一起……而我只是站在一旁看著，也只是

看著。他一生都在等待，等待回到老家的那一天，

他被動，他等待，他把希望寄託在等待，世界，而

世界給他最沉重的打擊，就是什麼也沒做，期待別

人完成你的期望，期待這個世界給你回應。等待面

試、等待判決、等待女兒有一天能再回到身邊、等

待下一段婚姻、等待發射指令、等待他們回心轉意、

等待社會更好、等待這個世界，再帶給你一年的期

待，然後再一年、再一年、一年、一年、再一年。

今天，這四十多年的日子裡，我也才醒過來，等待

是多麼笨的一件事。

十公尺！

每踏一步我都感覺得到血液在翻滾！

起身、為自己行動！

不再等待！不再把希望寄託給誰！

矮大的大衛，也可以打倒巨大的歌利亞！

「衝撞正門的笨蛋就是我！」我大聲怒喊著。

九公尺……

重新開啟接戰系統、

八公尺……

連接火線、

七……

搜尋攻擊目標、

終場

六……

鎖定目標、

五……

確認攻擊目標、

四……

等待發射指令……

三……

等待發射指令……

二……

等待發射指令……

一……

(一陣巨大的撞擊聲。)

(持續好一陣子的沉默。)

府前廣場白鐵欄杆毀損三座。

府前廣場阻車柱撞斷二根、傾斜三根。

鍊條毀損八條。

無障礙設施軌道毀損、變形。

正大門安全門強化玻璃破碎、金屬框架、自動控制系統毀損及線路脫落。

正大門內臺階至前敞廳走道地毯遭油漬汙染，無法清理。

廣場及正大門南迴車道柏油路面遭柴油侵蝕破壞，府前廣場柏油鋪面刮傷。

正大門花崗石臺階部分角邊剝落。

正大門門柱及內、外牆面遭嚴重汙染，部分牆面破洞、缺角、刮傷。

判賠償二百二十三萬元，定讞。

是否知道府內的車廳裡有憲兵執行勤務？

我知道。

當時你是否預先知道撞擊目標，將有可能造成人員死亡而願意接受死刑？

那是最壞的情況下。

既然如此，是否知道憲兵將因此無法執行勤務？不會，因為他是站在兩側，他不會離開站崗執

行職務的位置。

為何如此確認你撞擊的點，不會影響到他們執行勤務？

以衝撞的結果來說是不會，我電腦裡面的照片證明我有去現場看過，有做很精確的測量，而且我是想以死明志，做好死掉的心理準備，沒有要撞憲兵。

既然知道撞擊目標是古蹟，有欄杆等物，又有憲兵執行勤務，為什麼要衝撞？

我要抗議司法不公。

司法不公不是恐怖行動的藉口，即使自認不平，也不能用這種毫無理性、耗費社會資源、還可能傷及人命甚至國家安全的方式表達；否則傷害的不只是自己與家人，更破壞社會的和諧。

我們公司主要是載運營建廢棄物，曳引車是我們公司的，駕駛也是我公司正式職員，他人平常很老實，先前工作狀況一切正常，並沒有犯過重大過失，只是他平時很少與同事互動，所以私領域的部分大家都不清楚。一月二十五日凌晨四點左右，他

從我在臺北市文山區的砂石場將曳引車開出來，要去林口工地載廢棄料。

當時我戍衛在總統府大門前面向凱達格蘭大道，約於凌晨五點四分，我看見曳引車沿凱達格蘭大道東往西方向行駛而來，該車頭燈微弱並無減速之跡象，直接朝正大門衝撞而來，該大貨車先衝撞府前地虎夾及鐵欄杆，仍未有減速現象，我站立在正大門前發覺不對勁，立即按關閉大門鈕並往右側車道閃避，險遭該大貨車衝撞。

看看我目前工作的身旁都是勞工朋友，想想……那些勞工朋友們，每天辛苦工作，為了什麼？他們只是想要有個好生活而已。但如果遇到像我的官司，他們會怎樣，他們不是有錢有權的人，基本上就會像我這樣的判決，生活在臺灣的基本勞工們，人生是這樣的話，那還不如像我一樣，用自己的生命來跟政府抗議。

結束

作者介紹

郭宸瑋

一九九二年生於新北萬里，後遷徙至桃園大園。

永平工商餐飲專業畢業，受戲劇啟發重考大學，畢業於玄奘大學影劇藝術學系，主修導演。

曾從事劇場技術、行政企劃等工作。

目前就讀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劇本創作組三年級，身兼演員、編劇、導演與戲劇教育，現以劇場藝術工作者自居。

作品《亡命紀事：我是誰？》曾獲第五屆全球泛華青年劇本創作競賽貳獎。

評審意見

鍾喬

這部作品獲致全部評審的認可，共識性最高，因而理應是首獎。

在主題上，這部劇作讓我想起一個真實人物——白米炸彈客：楊儒門。我指的不是電影，而是真人。因為，我所屬的劇團曾以戲劇聲援過他。見過他如何以一個小人物，在為臺灣稻米糧食自主性的前提下，因得不到政府官方的該有回應，挺身而出。精確算出每一枚擺設的炸彈，實皆不會傷害到任何人。

他要的是正義；他，不傷害人；他，為的是人與土地的愛。但他坦然於蒙受牢災。這樣的人，這樣的事，這樣的事件，要以更為豐富且具備創意的劇作，出現在目前的劇壇上；因為，這個社會真切需要既有議題內涵且具備美學能量的劇作。從美學上，這不是一部單線創作的劇本，且其多樣性的線索，皆有可循的脈絡，讓觀

眾走入一個充滿期待的戲劇世界中。

另外，敘事性的寫法，也提供了符合此類議題的戲劇表現方式，並給予導演及演員更大的想像與表現空間。